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07943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忆抗联密营遗址——四块石	
.....	李 敏 (1)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年代里	
.....	张奎山 (9)
忆西湖景山区的一场激战	
.....	孙继武 (42)
刘洪太在依东的抗日活动	
.....	孙继武 (49)
八年日伪监狱生活的回忆	
.....	李 财 (57)
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依兰抗日救国儿童团	
.....	孙继武 (67)
回忆周玉堂烈士	
.....	王 升 (77)
民国时期的依兰学校教育	
.....	赵国信 (85)
回忆“五四”时期依兰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	傅廷儒 (101)
伪满时期依兰国民高等学校	
.....	谷鸿滨 (106)

巾幗先锋	
——记依兰县立中学女子班	
.....	吴淑芬 (121)
怀念我们的父亲薛绶宸	
.....	薛自新 薛自力 薛自元 (129)
葛城隆起义	
.....	关文选 (136)
一九〇〇年三姓保卫战	
.....	卢锡鹏 (142)
抗沙俄将领——全亮	
.....	葛保泰 葛保盈 (147)
日本侵略军血洗西刘油坊屯纪实	
.....	侯兴富 (150)
狗 圈	
.....	张骞儒 (155)
我所知道的一伙收缘道	
.....	封贵生 (160)
依兰满族人的住宅	
.....	李克忠 赵国信 (174)
矿工翻身做主人	
——麻山煤矿矿史之五	
.....	笑 秋 赵 化 (181)

忆抗联密营遗址——四块石

李 敏

“四块石”（又称“月峰山”），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时期，它是东北抗联活动过的地方，也是北满临时省委机关所在地。五十多年前，当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东北的时候，我们党曾在这里指挥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许许多多的不朽业绩。今天，当我瞻仰这个革命圣地的时候，抚今追昔，仿佛又听到了“铁岭绝岩，林木丛生……”雄壮的歌声。

四块石山位于伊春浩良河林业局与依兰县交界处，依兰县迎兰乡北、德裕乡西北部。由南坡上去，从依兰县城北渡松花江，乘汽车沿公路北行九十华里，再经丹清河林场；从北坡上山，顺浩良河到帽儿山脚下，距顶峰只有二、三里，约爬四十分钟山路就可到月峰山下，奇美的“广寒门”尽收眼底。四块石有“西四块石”与“东四块石”之分。“西四块石”在山的主峰上，又称“大四块石”，沿山梁西行约八里的山梁上是“西四块石”，是当年北满临时省委机关、东北抗联第三军的营地；而东四块石是六军的被服厂、医院、基地和营地。西四块石垒成半月形排立在山巅上，从西数第二块石最大，象多块巨石筑起的一座“石城”。其中最大的一座有三层楼高，还有一座巨石很平坦，形成

一个大平台。东四块石、西四块石中间一块三层楼高处，一轮“月”挂在天上，它是约四十平方米的天门。抗联战士们给它起个名，叫“广寒门”，那个山称作“月峰”；而山下的群众称它为月亮门。月峰上有松、白桦，令人惊喜的是月峰上开着杜鹃花和各种野花，似仙女头上的花冠。当年我们抗联战士常来这里采山菜、山花和野草充饥。月峰的后面，还有一个约一千平方米的平坦地面和一眼天然的泉水，周围是密密青纱丛林。这里曾是抗联战士天然演兵场和放军马的牧场。由于天造地设、鬼斧神造，四块石除广寒门外，还有称之为“仙人洞”、“烟头洞”、“老虎口”等别致的自然景物，皆非人力所能为。在莽莽林海之中，可谓雄伟壮观。当年抗联三、六军的密营、被服厂、后方医院，都设在附近各山的隐蔽之处，这里山势回环、林木密集，郁郁葱葱，遮天蔽日，真是藏龙卧虎之地。

站在任何一座山头上均可以游目骋怀，山风拂来，顿感心旷神怡。极目北望，层峦迭障，云雾缭绕，有如置身云海之中；遥望南方，松花江、牡丹江、倭肯河；西望巴兰河、丹清河；东望舒乐河；北望浩良河与汤旺河汇合起来再流入松花江、山间几条山溪发出潺潺流水声。江河明灭，隐约可见，恰似三条飘摆的银带，环绕这座月峰山，自然景色，尽收眼底。

一九三五年，是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第四个年头。松花江两岸的人民已全部陷入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在这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北满临时省委同东北抗联三、六军讨论决定以四块石为基地，在南至松花江、八浪河、舒乐河，北到汤旺河一带林海山区（现在的伊春市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边战斗，边生产。北满临时省委机关也搬迁到

四块石山，赵尚志、张寿箴（李兆麟）、冯仲云、金策、张兰生（鲍巨魁）等同志，开始在这里领导松花江两岸的党、政建设，指挥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六年，抗联三、六军分别在四块石周围建立了被服厂、医院等。被服厂的厂房是一座长筒形房子，屋里比较宽绰敞亮，墙用原木堆成，房盖用木板，屋顶留有宽大的天窗，并兼做烟囱，室内是双层板铺。被服厂的成员最多的时候有三十余人，而缝纫机并不多；它对抗日联军是非常珍贵的，它为抗联战士缝制换季衣服、子弹袋、军旗和随时修补衣服……，竭尽全力满足战斗的需要。被服厂所需物资，一是依靠各村屯群众协助购进，送到四块石山下指定的地方，然后我们下去背到山上来；二是缴获敌人的战利物资，前方队伍送到前哨卡（也称前卡部队处）；三是通过城内地下党的关系从敌占区购买。但无论通过哪条渠道弄到的物资，都要经过千辛万苦，付出一定代价。

一九三七年冬，被服厂把所有的布和棉花做成了衣服送到前线。一旦物资供应不上，只好暂时停产，将缝纫机等设备隐蔽起来。当时前方队伍连续打仗，下来大批伤、病员送到我们被服厂。从此，我们改为后方医院。我们全体同志开始紧张地治疗和护理伤、病员的工作了。当时我们医院增加了一位医生叫王耀钧，从前方护送伤员来到我们这里，他和裴大姐共同领导医院的工作。还有从三军调来的女同志金玉顺（金伯文）同志，她协助裴大姐作党的工作。因为缺药，我们上山去采中草药给伤病员治疗。我们临时医院的八位女同志，每天护理伤员，刨冰化水做饭，洗伤口、洗纱布，还担任轮流站岗放哨等任务。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军后方医院遭到破坏，原因是通讯员赵

老七在途中被俘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投降变节，带领敌人偷越前哨卡，拂晓前袭击了医院。在这紧急时刻，裴大姐指挥我们进行了紧张的战斗。裴大姐、张世臣、李桂兰等同志负责掩护，王耀钧医生等同志负责护送伤病员撤退。我们在北山边的石砬子上，对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使伤员无一损伤，安全转移了。在这次战斗中，张世臣、李师傅、韩姐、夏大姐（夏云杰军长的爱人）等可敬可爱的同志英勇牺牲了。夏志清（夏云杰军长的独生女儿）、李桂兰等同志被俘。日军放火烧毁了六军后方医院，我们将伤病员转移到四块石山上的石洞，作为临时医院。这些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北满临时省委在四块石山，曾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第二次会议是在一九三七年六月，第三次会议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这几次会议均讨论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重大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六月，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是在我们被服厂召开的，这会议也叫“帽儿山会议”。为了保证这次会议开好，事先尽量做好物质准备，三、六军后勤人员在会前就陆续地把粮食、肉、油、盐等秘密送往会址。我们六军被服厂人员在会议期间负责安排生活。为了会议安全，省委做了特别部署：派三军九师师长李振远、政治部主任雷炎率部队在四块石南侧山区一带驻守，六军四师吴玉光部队，六军三师王明贵师长率领部队保卫帽儿山东侧山区。

来这里参加北满省委扩大会议的抗联各军将领有：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张寿篈、戴洪滨、张兰生、黄成植、兰志渊（后叛变）、李熙山、于保合、吴玉光（原名吴日成）、黄吟秋、徐文彬、山东王等。这次会议开得十分严肃认真。在我们

旁观者看来，讨论是非常热烈的，是属于重大的战略、方针、政策性问题。后来看到了文件，这次会议除了有些重大的路线问题，还作了决定。

这次会议期间，还有一段很有诗意的插曲：有四位同志结成两对伴侣，他们是：于保合同志（男，汉族，三军军部宣传科长）同我们被服厂的李在德同志（朝鲜族）结为伴侣，吴玉光同志（男，朝鲜族，六军四师政治部主任）同李桂兰同志（汉族）结为伴侣。他们在长期的艰苦革命战斗中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增进了革命的友谊和产生了爱情。我们女同志为他们婚礼采集礼物——野花。男同志挤白桦树浆作为美酒，祝福他们的爱情尤如野花那样永远鲜艳，象苍松那样不怕冰雪和狂风暴雨，象桦树汁那样甜美。他们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活中做到了这点。他们把爱情与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婚后的第二天就奔赴烟火弥漫的战场。他们的爱情坚如铁岭绝岩，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于保合同志和李在德同志就是典范，他们还健在，现于北京工作。不幸的是，李桂兰同志婚后不久，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捕获入狱，受尽了严酷的刑讯，最后被判为无期徒刑，直到东北解放前夕才从狱中释放出来。而吴玉光同志在另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他们的爱情却同四块石山上的月峰一样永存。

在会议期间开了两次联欢会，李兆麟同志写了一首歌曲：强敌东来，侵了我国疆，肆残暴……，当即给大家演唱，受到全体同志的赞赏。大要要求周保中同志也唱一支歌，顿时活跃起来了。记得周保中同志唱了一支“黄帝子孙受侵略”的歌，赵尚志同志拿出自己过去写的作品——《黑水白山》（也称《军歌》）。他很深沉的，从低沉的声音开始唱，逐渐提高了声音。许亨植同

志用朝鲜语唱起：“那卡扎，那卡扎”（“前进吧，前进吧”），而且唱得比较快，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于保合同志写了两首歌，一个是：联欢歌；一个是“天地间有个伪满洲国，他是日本傀儡政府……”。徐文彬同志在联欢会上表演了一个舞蹈节目，应声起舞，用留声机的唱片放出“特别快车”曲调使大家欣赏了优美的舞姿，都非常高兴。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是紧张、艰苦的，但又是快活的。原始森林里很难寻到山野菜，我们只好在裴成春大姐率领下，到四块石山南坡采野菜，回来煮上做菜粥或蘸盐水吃。我们当年常采的野菜有：苣荬菜、蕨菜、桔梗菜、刺挠芽菜等。在四、五月间，高山正盛开达子香（金达莱）花，我们来这里采集达子香花和野菜，准备回去来个丰餐。同时，我们不仅可以观光松花江和牡丹江西岸壮丽的风光，还可以遥望家乡。每到这里来，我们有好象到月宫天外边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些年青的女同志特别喜欢听到裴大姐喊：“谁愿意上山采野菜去？”我们就争先恐后地围在裴大姐身边报到，提着各种提兜、提篮上山去了。而且唱着歌，边采边唱。如：

晓风拂拂，早露滚滚，
云霞灿烂，如堆锦。
烟雾弥漫，隐约难辨分，
一片寂寂，静静地晨景。
山泉潺潺，鸟鸣鸣，
真是美妙的圣境。
月峰高，青山深，
我们登越青林。

达香美，达香甜，
玉手采采采，采呀采花。
日上南山头，采呀满筐红，
快呀快回营，共进丰餐。

碧草茵茵，树叶青青，
满山野花，颜色新。
青香扑鼻，鲜艳吐芬芳，
一阵清脆、嘹亮的歌声。
山前唱，山后应，真是快乐的歌声。
月峰高，青山深，我们越青林。
山菜嫩，山菜香，
玉手采采采呀菜梗。
日落西山头，采呀满筐青，
快呀快回营，篝火晚餐忙。……

峻峭高聳，树密林深的四块石山啊，你饱经风雨，历尽沧桑，至今依然那么巍峨挺拔，郁郁苍苍。中华儿女用热血写成的诗篇，镌刻在你的躯体上，它将永远唤起人们的回忆，激起人们无限怀念的深情，鼓舞着青年一代缅怀先烈，奔涌起振兴中华的热血。“四块石”这块曾在抗日年代有过卓越贡献的地方，至今仍山峰耸立，焕发着异彩。

一九八〇年十月，当年曾在四块石山战斗过的抗联老战士，不辞辛劳，回访了这一革命战地。陈雷、王明贵、王钧、张祥、李敏、钮景芳、宋殿选、陈明、夏凤林、郝凤武等老同志重登险峰，悼念烈士，追忆往事，不胜感慨。陈雷同志即兴赋诗：

趋步嶙峋路，
老兵上老山。
俯首瞰群巖，
高岩响瀑泉。
车仗忆征马，
饮水思古源。
时间松涛起，
兴会话当年。

并给由巨石自然构成的“月亮门”题词“凯旋门”。我站在高处岩石上写了“广寒门降神兵”六字，让人们联想到那战火纷飞的往昔。四块石山山高冬寒，朔风凛冽，冰封壑谷，使人有如置身在“广寒宫”之中，抗日健儿就是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去同敌人作殊死搏斗的。

依兰县人民，回顾历史，缅怀先烈，一九八一年九月在四块石当年抗联战士与日本侵略军白刃格斗、掩埋烈士尸骨的地方，建立了一座纪念碑。陈雷同志于碑面上题词：“日月同光”。

巍峨的月峰山，滔滔的松江水，为拯救民族而献身的先烈们，安息吧！你们的豪气永存，换取了祖国的解放；你们的英雄业绩与日月同光，教育后代，振兴中华。

（关文选整理）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年代里

张 玺 山

我原来是一个农民，家境贫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我国神圣不容侵犯的国土。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抗日斗争的烽火燃烧起来，要烧尽那些吃人的野兽和豺狼。我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在松花江下游人民斗争的鼓舞下，我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初，我作为一名抗日战士，亲身经历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解放祖国的伟大斗争。

一、演武基起义前后

我的老家在吉林省伊通县伊马站。一九三四年我与母亲迁到依兰落户，为寻求母子生活出路当了警察讨伐队的一员。东北人民抗日运动蓬勃发展，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不安，便集结兵力“围剿”抗日武装。我们警察讨伐队常被日本鬼子带出去对付抗日部队，日本强盗残酷地使用种种毒辣手段杀害我同胞，惨不忍睹，由此产生了对日本侵略者强烈的仇恨。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深悔自己助桀为虐，帮助民族敌人镇压抗日爱国的中国人。可是不当伪军又有什么生活出路呢？怎样求得母子生存？当我处在终日苦闷、惶惶不安的日子里，各地伪军哗变抗日的消息不断传来，使我豁然开朗，猛然醒悟。“对，抗日去，不打倒日本侵略

者，中国人只能当亡国奴。”我开始下了决心。这时，我认识了抗日联军的炮手“亢炮”。不久，又结识了抗联九军地下工作人员夏海山。我们之间有了密切的来往，有时帮助他们给抗日队伍从依兰城里往城外运物资。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受到了深刻地影响和教育，坚定了我投入抗日部队的意志。彼此熟悉之后，我就向夏海山提出参加抗联的迫切要求。没想到夏海山不仅不同意我去部队，反而讲了很多道理说服我继续留在伪军里。他说，在伪军里可以做部队战士所不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抗日工作。并且让我多联络一些人一道工作，扩大抗日力量，注意保守秘密。从此，我虽然身在伪军里，心却向着抗日了。我听了他的话，经常有意靠近一些对日本鬼子有反抗情绪的人，和他们交朋友。伪军士兵刘凤财因站岗时躲雨进岗楼睡觉被巡警毒打，心里苦闷，我把他领到饭馆去吃饭，安慰他。有时发了饷，我们就到东门里一条龙饭馆吃吃喝喝，席间酒后，互相说说心里话，给抗联运送物资的事也叫他们帮着干，不过开始还不叫他们知道是供给抗联的东西。有了十几个比较可靠的人以后，为了避免引起外人怀疑，我用社会上流行的并为大家愿意接受的磕头拜把子这个传统形式同他们到南老爷庙去磕了头。刘文义是大爷，他领头说：

“此后，弟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拨香头子；谁要泄露机密、出卖兄弟就遭天打五雷轰！”磕头以后，我们之间来往不断，关系更密切了，有时在一起议论参加抗联的事情，我借机说：“以后得多为抗联办事，创造条件，有朝一日拉出去的时候，抗联能要我们。”刘凤财赞同地说：“行，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我们形成了一个秘密的核心，在敌人内部展开了紧张的活动。我们的活动内容就是帮助抗联部队从依兰

城内把物资安全地运到城外。运的东西有成衣、布匹、棉花、毛巾、腿绑、香烟、马掌等，还有食盐和药品。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抗日联军的战士们急需的，说什么也不能让它们落到敌人手里。每次我们都是把这些东西放在麻袋里，装在大车上运出城。从依兰出城，要经过两道卡子和飞机场共三道关口，都要由我们负责护送。第一道卡子是东门派出所。这里由行政警察把守，他们和我们是一道南道北驻防，双方熟悉，只要我们出头打招呼，说是农村家里来的，不检查就过去了；或者是我们坐在车上，到岗哨招呼一下即可。第二道卡子是由日本守备队把守，不好对付。我们武装警察虽没有地位，但武装警察和行政警察穿的服装是相同的。我们就利用这身制服，倒背脸坐在车上，让守备队岗哨把我们看成是警察署的车，就不来检查。这样，一直送过日本兵把守的飞机场。虽然每次都很顺利地通过了，但是每次我们总是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生怕完不成任务。

由于我们的活动频繁，日子一长，一些同事就发现了我们的秘密行动。刘洪福回家向媳妇透露了想出去当抗联的事。刘洪福媳妇是卖大烟的，这种人什么人都接触，是什么话都能说出去的。我想：“行动暴露了，不能久留，必须提前起义，不然后果不可想象。”于是，我们盟友之间，加紧了秘密串联，积极创造条件，准备乘机起义。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早饭前，伪巡官将当天出差人员名单和地点写在黑板上——去演武基执行警卫任务。我们几个盟友基本都派上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能错过。我通知刘凤财等人，大家分头准备，多串子弹，多带干粮。又赶上张警长不愿去，说家里有事，叫我代理。这对我们起义更为有利，所以我很

痛快地说：“行，多给我们串些子弹吧。”张警长二话没说，跳上炕给出差的人每人串二百粒子弹。准备好了，等待出发。起义就要开始了，为了不过早的暴露自己，只好把喜悦的情绪埋在心头。兴奋之余，忽然一下子想起了母亲，心里有点慌乱。母亲一个人住在大姐家，我这一出去，就不容易再回来，有可能见不到她老人家了。可我冷静下来，仔细想：不出去也养不活母亲；当伪军帮日本鬼子做事，怎么做？还是去参加抗联，早点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才有我们母子的出路，有国才能有家嘛。

上午九点多钟，由一名巡官领着我们出发了，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演武基的北岭山坡上。巡官安排了岗哨，其余人在山坡上休息。在离我们相距大约六百米远的山坡下，有十多个工人挖坑埋电柱。把我们派到此地就是负责保护他们的施工安全。

巡官下山走了，我们开始商量具体行动计划：决定趁吃午饭时间下手，把自己人分三伙行动，可是到午间日本人不叫吃午饭。我们不得不改变方案，我们又商量具体办法。我叫刘洪福负责缴巡官的枪，刘洪福答应得很勉强不愉快，刘凤财便主动地承担起缴巡官的枪的任务。我负责缴大堆枪，其余的人按我的指挥，配合刘凤财和我两人行动。过晌，我向全体伪军宣布起义的决定。当场提出要求：做朋友的帮忙，愿参加的参加，不愿参加的自便。说完，就有一个人怯生生地放下枪，低着头下山去了。刘凤财怕走的那人告密，我说：“不怕，就一个日本子，上来就打死他。”事情凑巧，走来了一个卖香瓜的。我灵机一动，招呼大家把枪架上，我声明请客吃瓜！大家忙着架枪，我留心看着，已经架上九支，加上我们自己身上背着，已经差不多了。就在这时，巡官走上山来，看见吃香瓜，高兴了，嘴里说着一套俏皮话：“起来

起来，吃点点心好喝茶啊！”他们围上去吃瓜。我把架上的九支枪背在身上，加上我自己的一支，共十支，招呼刘凤财说，你背上十棵大枪，咱们就上“四合发”，那是当时依兰有名的大饭馆。刘凤财看到我的眼神就明白了。靠上前去把巡官看上了，对我说，你背得动十五棵我全请。我说，行！大家就往我身上挂枪、起哄。巡官看这乱哄哄的场面，怕出事，就召唤大家集合。我喊声：还不动手！大伙一愣，刘凤财马上对巡官支起枪喊：“别动！”立即拽住巡官的匣枪。巡官一下攥住匣枪嘴子。刘凤财一扣扳机——没响，是个臭子。他二人正撕巴着，又上去三、四个把巡官架住。刘凤财弯腰去拾地上的散枪，可看到巡官的手插向兜里，刘凤财想起，巡官兜里有一把撸子，先下手为强，他开了枪，打死了伪巡官。其实，栾凤鸣在绑架巡官时，就早已把他的撸子掏出去了，连巡官本人还不知道呢！起义成功了，有些不愿跟我们走的人，放下枪下山去了。大家把所有的枪分别背在肩上，开始走我们的路了，这是一条爱国而光明的道路，从此，同那种忍受屈辱和助纣为虐的伪军生活彻底决裂了，人们既兴奋又紧张。这次起义跟着走的共十二人，有：孙大鹏、宋殿生、栾凤鸣、吴占一、乔海山、陈玉、刘凤财、刘文义、王小良、赵守和、刘洪福和我。我们得来二十多支枪，带着四千余发子弹，待天黑下来。经过初步研究，我们决定从回子营北边庙旁上山，去东三家子抓马。到东三家子以后，那里的杨永青、曾广有也跟着我们参加了抗联。从东三家子出来，在山坡上休息了一会儿，有人发现日军开来八辆大卡车。我们以为是追兵，我和大伙商量对策，决定躲不开就打，决一死战，可是日军却奔山嘴子日本岗楼去了。结果，是一场虚惊。

我们走到白达子沟（距依兰三十里），刘洪福说什么也不走了。他说，痔疮犯了走不动。怕大伙不信，还脱下裤子叫我看。他的痔疮也真挺重，就答应让他回家了。不料，刘洪福回到依兰就被日军抓了起来，装在麻袋里活活给摔死了。大家得知这个消息，后悔不该放他回去。

刘洪福的离队，对剩下的人多少有些影响。我们十三个人坐在山坡上，你一句我一句呛呛投奔那里去好。没有确定的目标，人们心情有些慌乱，对以后的出路感到渺茫，有的耷拉头了，我心中有数，决定上抗联九军，因为有熟人、有关系。于是鼓动大家别着慌，说跟我走没错，抗联部队一定会欢迎我们的。走到赵学义屯，九军派来接应我们的夏海山已在老乡家为我们熬好了小米粥，夏海山热情地招呼我们，跑前跑后。吃完饭，人们的情绪稳定了许多。

翌日清晨，从赵学义屯出发，直奔二道林子，过尤、马二沟，在土城子西过牡丹江，到达小一七屯（红地盘）。这里是东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部驻地。谁也没想到会遇到这样隆重的接待，军部全体警卫人员列队夹道迎接。军首长讲话表示热烈欢迎，并给我们改善伙食，这时大家高兴了，处处感到好象到家似的温暖。投奔抗联的一路上，我们这个队伍已增到二十多人，编成九军二师二团警卫三连，我任连长，乔海山和刘文义当排长，刘凤财调到团部当副官。我生活征途中的彷徨与求索，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找到了归宿，做一名抗联战士，跟随队伍开始了战斗生涯。